



安娜的婚禮

313216/07

S·達尼林等著
李 蔚 譯

西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卿的婚禮

宋卿的婚禮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安娜的婚禮

S·達尼林等著
李 薦 譯

西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西南0030〔21—20〕

安娜的婚禮

著者：S. 達 尼 林 等

譯者：李 歲

出版者：西南人民出版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

重慶黃家壩口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

重慶李子壩220號

渝(503)1—44,000

一九五一年七月重慶初版

譯序

這本集子總共包括了七個蘇聯短篇，以第一篇的簡稱安娜的婚禮名之。

蘇聯文學的發展已經有卅多年的歷史，在這卅多年期間，小說總是蘇聯文學的最完美的形式。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費莫維契的鐵流，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卡泰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潘諾瓦的旅伴，已經變成世界的名著了，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者也無可否認它們的藝術價值。

並且有些蘇聯的短篇和中篇，如死敵，烟袋，星花，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倫，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也是少有與之比倫的作品。

這裏的七篇是十年來蘇聯新近作家的作品，有的描寫革命力量與反動力量的搏鬥，有的描寫蘇聯人民的文化與道德的提高，有的描寫集體農場的生活，雖然表現的題材不同，但是他們的目标祇有一個，就是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十七個年頭以來，我也曾經譯了不少蘇聯的短篇小說，有的已經失散，有的非所偏好，現今收在這裏的祇有如此的七篇而已。

此書即將出版，略誌數語，權作序。

李 葳

一九五一年
二月於東北

目 錄

譯 序

安娜·巴拉巴西娜的婚禮	S · 達尼林 (一)
鈴蘭花	O · 戴斯涅克 (二〇)
大逮捕	I · 萊曼尼斯 (三)
安琪麗卡	I · 朱柯維茨卡姬 (元)
男性的友誼	O · 吉孚 (七)
美麗	V · 伊凡諾夫 (五)
冉妮同志	L · 索洛米揚斯卡姬 (七)

安娜·巴拉巴西娜的婚禮

S·達尼林

高加索山麓下的春天是異常美好的。大地，沒有受到南方的炎熱的沾染，並且各處好像鋪着集體農場田野的翠綠，是濕潤而又柔軟的。起伏着波浪的山坡，向着莊嚴的艾爾布魯茲河傾斜着，有各種鮮艷的花朵點綴着。當微風吹過時，一陣顫慄好像馳過了山坡。

安娜一向對自然是很敏感的，但是在那個特殊的水晶似的早晨，她却沒有感覺到自然的美麗。她爬到蒙着厚厚的青草的山上，在察看，展開在她面前的實驗田場。爲了生出一種新的雜種穀物，她在她那塊田場上，工作得該多麼努力啊！這姑娘的夢想，就是得到一個打破記錄的收穫，並且能和附近的集體農場分享着雜種穀物。現在，這田野的景象使她的精神沮喪，因爲田野的平坦的鮮綠，被大塊的黑污地破壞了。穀物的災疫也破壞了這塊最好的田場。她要怎麼辦呢？這姑娘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她要吧別的地裏的幼苗，移植到她自己的田場上，無論如何，在鋤草的時期，一定要移植好。這能行嗎？

姑娘聽到了腳步聲音，就轉過身來。一個穿着拖拉機手的藍色工服的陌生人，手裏拿着空桶子，正向山上走來了。他的拖拉機，像一個大黑甲蟲一樣，停在山腳下的田野裏。安娜很驚異：這個人爲什麼不走往水井去的那條近的小路，偏偏走這條路來取水呢？

「喂，」一種悅耳的聲音傳過來了。

「喂，」安娜回答着。

拖拉機手有一雙藍眼睛，身材高大，健康。濃密的黑褐色的頭髮，頂上被太陽晒黃了，一簇簇地垂落在他的前額上。他常常向後甩着頭，好使頭髮不致遮到他的眼睛。

「請你告訴我，井在哪兒啊？」他問着。「我好像迷路了。」

「很顯然，」安娜笑着。「你現在都走到這兒來了。」

「第一天工作。熱，是不是？拖拉機也冒熱氣了，」那孩子說，拉着他的工服的領子。

「讓我們認識認識吧，」他意外地接着說。「我的名字叫瓦西里·夏拉易科。」

「我叫安娜，」安娜說，轉過身就走了。「姑娘們正在叫我呢，我一定要回去做活了。」於是她非常匆疾地跑下了山，以致她的長髮辨在空中搖盪着。

瓦西里目送着這個姑娘。於是他向地邊上豎立的一個牌子那兒走去了：「安娜·巴拉巴西娜工作隊」，大聲唸着。「播種——四月十五日，一九四七年計劃——一公頃一、五畝。全隊提

講增至三噸。」

屬於巴拉巴西娜工作隊的九個姑娘看見了她們的隊長和拖拉機手的相會，於是她們向安娜喊着：「他是誰？他要什麼？」

「一個傻傢伙，到山上來找水。」安娜笑起來了。

第二天，瓦西里把他的拖拉機開到巴拉巴西娜的那塊地的附近，望着那些姑娘忙碌地在田裏工作。有的姑娘正在把莊稼的嫩苗從濃密、肥沃的田畦轉移到貧瘠的田畦裏，並且小心地移植着。有的姑娘在拿水。還有的在撒佈肥料。瓦西里很羨慕這羣姑娘的迅速，有節奏的動作，並且愉快地望着她們的隊長，她也正以迅速敏捷的動作撒佈着肥料。

「你站在那兒幹什麼？」一個肥胖的，紅臉蛋的姑娘瑪露西亞喊着。「過來幫忙呀。」

「那最好哩。」瓦西里急急地回應着。

「好吧，」安娜轉過身對他說。「請你翻起來這一塊地吧。」

「就照你說的辦……」

幾分鐘以後，姑娘們就跟隨着拖拉機的痕跡，在翻起的土壤上，散佈着肥料。

「那兒輕一點，」安娜着急地說。「要留出來小徑。」

瓦西里表現出一個愉快、和善的青年，並且同他談起話來非常有趣。一種親密的友誼在他

和安娜，以及她的全隊中間滋生起來了。他們共享着他們工作成功的喜悅，並且討論着他們的困難。但是當瓦西里和安娜單獨留在那兒時，他們就不安起來，並且談話也鬆弛了。

安娜總是先打破岑寂。她談到集體農場的未來，談到她們正建立起來的新生活。

「生活，」有一次瓦西里深思地說，「首先，必須包含着愛情……」

「愛情？」安娜溫柔地問着。

一種優美和有價值的東西進入這兩個人的關係中了。安娜現在以更大的熱誠工作着。在集體農場中，沒有另外的人得到像她那樣好的田地。安娜的地裏出的糧食證明是優良的。工作隊的田場一公頃收穫三·一噸冬麥和三·二噸苞米，然而實驗田場一公頃要收穫六噸。安娜、巴拉巴西得到了十六噸糧食，大批的葵花子，馬鈴薯和其它的生產品，還有一萬盧布現款。瓦西里、夏拉易科也得了很多。

在收穫以後，這兩個青年人越發常見面了。兩個人都拜望過對方的父母，最後，瓦西里求婚了。然而，安娜繼續把這件事拖延下去。

「讓我們等到春天吧，瓦西里，」姑娘說。

有一天，安娜被邀請要立刻到地方蘇維埃去。在那兒，大家都向她道喜；消息已經傳來，說她得到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隆重地在她面前高聲朗誦

着。主席團授與斯塔市洛鮑爾區的最先進的農業家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她的名字也被放在集體農場主席米海爾·阿梯奧莫夫，工作隊長艾爾皮達·古爾別柯娃和拖拉機隊長喬治·尤金的名字中間了。

終於春天到了，在約定的日子，一輛漂亮的四輪低馬車趕到尼古塔·巴拉巴辛的房子去了。車上坐着幾個青年人和一個中年的哥薩克人，他的肩上圍着一個毛巾，上面綉着雄雞。

「媒人來了！媒人來了！」不知道突然從哪兒跳出來的孩子們喊着。

安娜，有點緊張起來，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了。她從門縫聽着媒人和她父母的談話。於是她的母親把她叫進來了。

「來，我的小閨女，」她說，「瓦西里向你求婚。他是一個正經、自立的孩子。你的意思怎麼樣？」

「媽，我願意，」安娜簡單地答着。

於是就舉行俄羅斯的婚禮了。首先，新娘子要請她的女朋友一次客。她坐在她的朋友當中，唱一支古老的青春告別曲。她的母親唱一支充滿愛情與渴望的歌曲，回答她的女兒，於是安娜擁抱着她的父母，對他們唱一支感謝歌。

年青的哥薩克人也來參加宴會，一直到天亮，還在唱歌，手風琴在巴拉巴辛的家彈奏着。

然後，新郎和他的朋友去拜望新娘子，新娘子還要請一次客。爲了遵守習俗，瓦西里和他的
一個朋友到巴拉巴辛的一個隣人家，從那兒，給新娘子送去信，請求允許他們去拜望她。

新郎要給新娘子帶去幾盒子他自己和他的父母贈送的珍美的禮物，他的朋友要給姑娘們送去
習慣的禮物——糖果。姑娘們給新郎和新娘送上兩瓶子麥酒。安娜請他們一塊喝酒，大家碰杯，
並且奏手風琴。新娘的小妹妹開始唱習慣的結婚輓歌，但是安娜把她攔住了。「小妹，不要唱，
我很快樂的，」她說。

在舉行婚禮的前夜，媒人和新郎的朋友去取嫁粧。衣櫥、鏡子、羽毛墊被，枕頭和新娘子的
其它的東西，都裝上車了。但是當他們要拿安娜做活賺得的糧食和農場的土產的時候，瓦西里提
議把那些東西給安娜的父母留下吧。「我賺的糧食够我們倆個人吃了，」他說。安娜同意了。

同時，在新郎的家裏正在準備結婚宴，有一百多個客人被邀來參加婚禮。三個隣家的火爐子
也借用了，準備着酒席。

在正午，新郎穿上帶白色扣眼的黑色的新衣服，去拜望新娘子。安娜穿着結婚禮服等待着
他，一件閃光的緞子衣服合適地貼在她的柔嫩的軀體上。一張帶着柔軟而透明的褶紋的面網垂落
在她的臉上。她的臉閃耀着一層岑靜的喜悅。

結婚的行列緩緩地在村中的大街上行進着，在地方公民登記處的大房子門前停下了。在這

兒，瓦西里和安娜辦理結婚登記的手續。

同時，老哥薩克人，伊萬·夏拉易科，正在新郎的家裏招待參加婚禮的客人。這些客人包括本地的和附近集體農場的知名人物，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巴拉巴西娜工作隊的姑娘和這對新人的親戚。

兩個屋子裏都放上了大條桌，桌子上放滿了各種食物。在這兒你可以找到各種開胃的哥薩克的好吃的菜：家製的香腸、烤小豬、炒雞肉、肉凍、白蘆和各種味道的水菓排、啤酒、家製酒、甜酒和烈性酒，使婚宴的茶單越發完備了。兩瓶酒，象徵地用緞帶繫着，上面蓋着紅色的玫瑰花，放在桌子的一頭，給新娘和新郎預備的。

結婚的車子來了，客人都湧到街上去歡迎這一對新人，都喊着雷鳴似的「烏拉！」他們的父母用尿布子向他們的身上擲去。

「祝你們生活美滿！讓你們的家裏永不缺少蜂蜜和麵包！」

這一對年青的新人被客人護送進了房子。證婚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喬治·尤金嚴肅的問着：

「這個房子裏，這個光明的住所，有父親和母親嗎？」

首先走出來了瓦西里的父母，拿出了麵包和鹽。他們祝賀這對年青人的婚禮，於是他們就坐

在桌子的一頭了。『親愛的客人們，高貴的客人們，』尤金喊着，『請不要客氣。』

客人都靠近桌子坐下，婚宴便開始了。第一個向新娘和新郎敬酒的人，是米海爾·阿梯奧莫夫，他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

『我們來赴宴的這個房子，』他說，『位在這村子的邊上。在從前的日子，最窮的人常住在這兒。那時誰能想到，住在這種房子裏的人，有一天會這樣富裕和幸福呢？我祝你們幸福，我的親愛的人；用你們的勞動來增加集體農場的財富，並且首先要保持著蘇聯人的榮譽與尊嚴。願你們的家庭變成一個堅強，健康的勞動家庭。』

『啤酒！啤酒！』客人喊着，舉起了他們的杯子，爲了遵從古俄羅斯的習俗，這對年青人接吻了。

證婚人向客人們走去。誰要接到他給的一杯酒，誰就要送給這對新人禮物的。不久，盤子裏就放滿了絲圍巾，其它的物件和錢。當尤金遞給集體農場主席一杯酒的時候，主席站起來了，指着窗戶說：

『新婚夫婦，這件禮物是集體農場送的。』

窗外有兩個戴哥薩克帽子的小孩，領着一隻黃褐色的牛走來了，牛的脖子上繫着鈴，角上綁着帶子。

最後接尤金酒杯的人是伊萬·夏拉易科，是新郎的父親。這位老哥薩克人說：

「我的親愛的孩子，我也送你們一點禮物，就是我的生活經驗，就是我的革命的道路。我過去是遊擊分隊的司令員和最早的集體農場組織者。在堅苦的鬥爭中我們這一代贏得了幸福的生
活。我也得到許多農場的經驗了。我把這一切都送給你們。你們的任務，年青人，就是承繼這個
道路而走向共產主義。」

音樂奏起來了，大家都唱着歌。拖拉機手里亞西切夫斯基站起身來，跳起了哥薩克舞。在他的
胸上，叮噠地響着勳章和獎牌。安娜也來參加了。像一個白天鵝一樣，她在屋子裏飛舞着。於是她深深鞠躬，邀請客人都來參加跳民間舞。每個人，甚至老爺爺，都參加了跳舞，唱着流行的
民歌。

瓦西里·夏拉易科和安娜·巴拉巴西娜的結婚日，是全村的假日。

鈴蘭花

O·戴斯涅克

那時我大約是十五歲，並且我在學校中是最高班的學生。因為我們的村莊沒有正式的七年制的學校，我一向到城裏的一個學校去讀書。那裏也不大像一個城市，但是，不論怎樣，那裏總算有一個火車站，一個工廠，岱斯納河上有一個碼頭，和我所告訴你的這所學校。每天我要來回走六哩。

那時是十月革命後的第八年。我是鄉下孩子中的第一個到城市的學校去讀書的。的確，牧師的女兒和萊科考畢特的兒子也在基輔的什麼地方的學校裏讀書，我相信——但是他們不算在內。我們鄉下人對這件事的看法是：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幼輩，貧農委員會的一分子受教育就像鴨子第一次下水，並且在世界上生存了。所以他們都幫助我，讓我到城裏去讀書。

每天早晨，我到學校去一定要經過老萊科考畢特的地方。那裏沒有繞路，也沒有通路，所以我不得已祇有硬穿過去。那時萊科考畢特老頭子一定是在大門口，正趕牛到牧場去。他的身材很